

现代人文素质教育
——贵州人文撷英

如歌岁月

章正邦 著

汕头大学出版社

现代人文素质教育

——贵州人文撷英

如歌岁月

章正邦 著

汕头大学出版社

粤新登字 1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人文素质教育——贵州人文精英/贵州人文精英书系编写组
—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9

ISBN7-81036-26-X/G·156

I. 现…

II. 贵…

III. 人文素质-历史文化-研究资料

IV. D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40836 号

如歌岁月

章正邦·著

出版发行:汕头大学出版社

地址:广东汕头市汕头大学内

邮编:550003

印刷:贵州三维电脑排版彩印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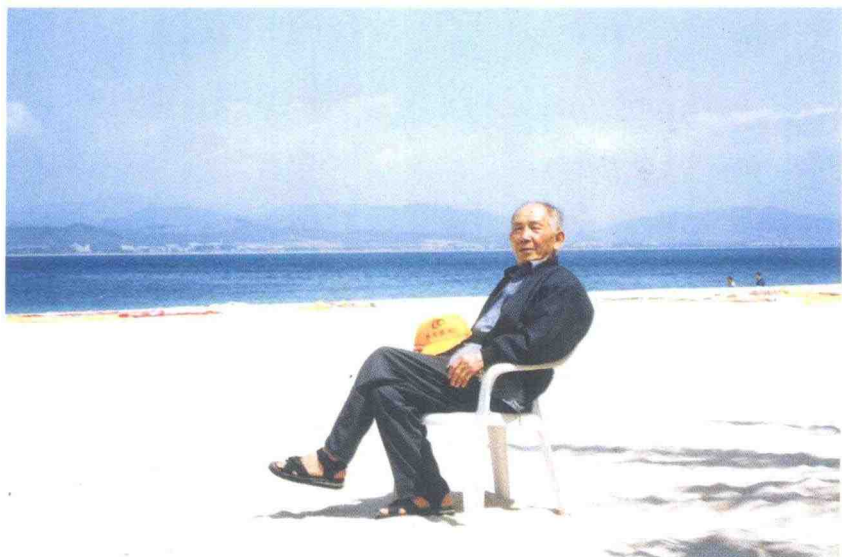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93.75 字数:3000 千字

印数:1000 册

定价:全套 240 元(本册 24.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2003 年摄于海南



1996 年夫妇影于昆明



作者--九五四年在四川转业(摄于成都)



作者戎装照(摄于 50 年代初)



作者与进藏战士合影

一滴水珠的故事

——代序

□ 朱崇演

(一)

也许是由于处于同一时代,大体相同的际遇,这本小说的一些篇章,我是含着眼泪读完的。耳边响起一首首熟悉的、动人心弦的歌声: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二呀二郎山,高呀高万丈……”

“我们走在大路上……”

这些40多年前的老歌,唱出了我们这一代人对共产党,对新社会的欢欣鼓舞之情,唱出了我们在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列中的昂扬斗志,唱出了主人公及其同伴们向西藏进军的决心,唱出了我们迈步在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上的豪迈之情。

谁会想到,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不平坦,而是坑坑洼洼,曲曲折折,人们在付出极大代价之后,终于唱起了《春天的故事》和《走进新时代》,重新踏上了康庄大道。人们在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思想指引下,正在为民族的振兴,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生活的幸福而奋斗。

自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建立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的国家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积弱积贫,被列强欺侮的日于已

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经济凋蔽，民不聊生的景象已经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片繁荣，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被推翻了，人民当家作主，正在意气风发地向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迈进。这是主流，看不见这个大趋势将会迷失方向。

另一方面，只讲主流而不看支流，只讲成绩而不讲失误，也不是唯物主义者的应有态度。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事物本身就存在两重性，成绩和失误，经验和教训都是客观存在，怎能只讲一点论而不讲两点论呢？只讲成绩，只总结好的经验，讳疾忌医，最后来是要吃亏的。曾经称雄于世，十分强大的超级大国前苏联，为什么一下就解体了呢？这是与他们长期讳疾忌医，长期缺乏自省，不认真总结教训，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失误而及时纠正有极大的关系。“彻底的唯物主义是无所畏惧的”，为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讳疾忌医的理由。

这部作品中，作者以朴实无华的语言，涉及了肃反审干、反右斗争、大跃进、人民公社和“过粮食关”中的失误，涉及到对一些基层干部盲目执行“左”的政策粗暴行为。这些，我认为是真实可信的，是客观存在，而且作者只是点到为止，没有刻意渲染。这也是这部作品的可贵之处。贵在真实，贵在可以发人深省。

（二）

作者在后记中说，这本书“是写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事，写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成长过程，写过去已成为历史的事。”书中的主人公林平，当过兵，修过铁路，还当过农民。照某种观念说，这应该是够革命接班人的条件了，可不幸的是命运将主人公压在社会底层。也正因为这样，主人公才有机会广泛接触社会各方面，向读者展示出内容广泛，斑斓多彩的画面。参军、剿匪、进军西藏、修川藏公路，进机关，修铁路到修理地球，门类繁多的场景。使人目不暇给。

一滴水珠的故事

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仅是一小滴水珠，与苍茫的大海相较，微不足道。但是，人们也可以从这小滴水珠中，看到它折射出来的众多东西。

像书中主人公林平这样的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曾被称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后来升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在旧社会绝大多数没有条件接受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很少或者没有接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在旧社会的学校里培养出来的。建国初期，这些知识分子在短暂的时期里日子还好过，随着“阶级斗争为纲”的弦越绷越紧，旧知识分子就由革命的同盟者变成了革命的对像，有的则成为“专政对象”。蔑视知识，歧视知识分子，成为一种风气。

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为了适应新社会，必须进行思想改造，这是应当肯定的。接着，开展了文化战线上的一系列批判，批《武训传》，批《红楼梦研究》、批《清宫秘史》……，知识分子首当其冲。肃反、审干、查知识分子的历史、出身、社会关系，弄得草木皆兵。紧接着是反右派斗争，55万右派落马，还有为数不详但比戴帽右派多几倍的“准右派”（中右），后来又有300万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几个不是知识分子。开始，是用一部分知识分子（左派）去批、斗知识分子中的右派，到“文化大革命”，不管你左派右派，统统成了“臭老九”，排列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的后面，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扫荡之列。不仅“知识越多越反动”，连红色政权培养出来的初中以上学生，全部“动员”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中国知识分子走过的道路，实在是太艰难了。

本书主人公林平的经历，叙述了一群普通知识分子中的一个，而且是有一定代表性的典型。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有着与林平一样被管训、管制、强迫劳动的处境，但林平所经历的运动，所看到的事物，则是有代表性的，再过若干年，人们对“反右派

斗争”、“反右倾斗争”、“三面红旗万岁”(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和“过粮食关”等到底是什么回事感到茫然时,林平的故事将会给人一点感性认识。

(三)

本书主人公林平,是一个正直、善良、对爱情和家庭有责任感的人。与绝大多数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一样,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腐朽统治,在国家的前途命运风雨飘摇时,怀着满腔正义,参加了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当新中国如一轮红日冉冉升起的时候,又满腔热情地投笔从戎,参加了“八一”军旗下的革命队伍。在剿匪和进军西藏的行列中,有林平的身影。受不公正对待转业到峨嵋后,又努力投身地方文化建设。就是在失去自由,被强迫劳动期间,他也严格要求自己,加强锻炼,学习安砌隧道、涵洞技术,为建设西南铁路大动脉积极工作。在农村的十多年中,他重新学习犁田、打耙技术,春种秋收,面朝黄土背朝天,为帮助老父老母度过难关,为远在四川的妻子儿女带去一点年货而辛勤耕耘。种种磨难,没有使他丧失生活的勇气;重重挫折,没有磨掉他对党和国家的信心和热爱。

林平也有过彷徨和迷惘,但在从天而降的打击面前,他坚信真理,坚信实事求是原则,他憎恶封建主义的株连,诅咒“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作法,但在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哺育下,坚信“真金不怕火炼”,坚信“世上还是好人多”,终于坚持下来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使他迎来了新生,终于晚年为基层的文化建设做出了应有贡献,不虚此生。一介书生,经过千锤百炼终成正果,这正是这本书积极意义的所在。

本书以较大篇幅,描述了与林平相濡以沫,彼此关爱的妻子谭茵。这是一个善良、勤劳、具有中国妇女传统美德的形象。林平的小家庭能够保持完整、幸福,全赖谭茵的努力支撑,她瘦弱的双肩,

承担过多大的压力,已经无法用量化的字眼来说明。这种压力,没有亲身体验的人是体会不到的。冷漠、歧视的目光,刺得人心痛,更不说独立承担生儿育女的艰辛和二十二年夫妻两地分居的煎熬。有些人承受不了这种巨大的压力,走上了“划清界限”的道路,用离婚来解脱,造成了不少妻离子散的惨剧。“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成了一些家庭的真实写照。而谭茵却坚信自己心爱的人不是坏人,以深厚的爱和坚毅不拔的精神,把这个家庭完整地维护下来了。人们不能不以尊敬的心情来赞美这位女主人翁。一位可敬的妻子、母亲,永远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圣洁女神。

(四)

书中主人公林平的悲惨遭遇,源于被错划为“右派”。而且是一个无言论,又无行动被栽赃诬陷而成的“右派”。这里,我想引用杜导正先生在《炎黄春秋》2003年第3期上发表的《牢记“反右派”斗争那段历史》一文,简单说一下反右问题。

杜先生此文是为评介《光明日报》老记者殷毅新作《回首残阳已含山》而写的。文章中说:“这是一个老记者的故事,也是55万人(即右派)的故事。而它的牵涉面,却广及55万个家庭及几百万亲友。这就是共和国历史上很悲痛的那一页:‘反右派斗争’”。(本节打引号内的文字,均是杜先生文章中的原话。)

“这是55万人,其中的绝对多数为当时中国知识界及干部阶层的精英:一部分是在解放前从各大中城市投奔根据地、投奔共产党的学生志士;一部分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从西方回来忠心报国的科学家、学者;一部分是长期与共产党相依为命的民主党派铮铮盟友;还有很大部分是共产党自己培养的干部、大学生……”

“一夜之间,他们从美好的人间,跌进了深不可测的地狱,炼狱之长,延续了20多年。”

“这55万‘右派分子’,不是被种种外部的敌人,而是被他们信

赖的党组织‘引蛇出洞’之后‘揪’出来，打倒在地。在他们的脸上和心上均被烙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火印’。”“而这55万‘右派分子’，是被他们所热爱的党组织‘判决’为‘罪人’的，并且在被炼狱之火熬炼的漫漫长夜里，他们还得被迫‘悔改’连自己也说不清楚的所谓‘罪行’，而且，他们完全不指望自己还会有什么‘未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给他们一个个平反，是他们和他们的朋友做梦也不曾料到的。”

“事实上，反右派斗争，只是新中国历史上类似悲剧的延伸和巨大浩劫——“文革”的前奏。从此，中国知识界一片肃杀，风声鹤唳。世人禁口钳声，不敢再有独立思考，于是人民公社、‘大跃进’在全国通行无阻，之后又是‘反右倾’、‘四清运动’、‘个人迷信’盛行，直到爆发赤色恐怖的‘文革’，悲剧和破坏也发展到了极至。”

作者援引薄一波同志的文章说，“55万‘右派分子’，现已有99%被宣布属于错划，予以‘改正’。据我所知当年被划的‘右派分子’，不是99%错划，而几乎是100%划错了。”

作者评价殷毅著作时说：“我们感受到一种浓重的社会氛围，这种氛围包括党内由来已久的根深固的‘左’倾思想，中国国民素质的某种消极因素以及我们许多领导人的个人品性等方方面面的复杂情况。”“显而易见，这场历史悲剧，已不能简单地归罪于某个领导人，某些单位的错误，而必须从社会体制、社会运用机制和社会氛围中去寻求其产生和发展的深层次轨迹。”

杜先生写道：“从‘反右’到‘文革’那一场场历史悲剧所产生的深层次、多方面的沉痛教训是用无数血泪换来的，我们这一代人，我们的后代，绝对无权淡化，忘怀这段历史，更不应该再允许此类悲剧在我们的国土上重演。”

杜导正先生说：“我也是这场悲剧中的一个角色。我整过人，55万右派中，有经我手送下牢狱的。随后……我又挨了整。……经历了这反反复复整人，被人整的坑坑坎坎，我还在继续反思。今

天我想到的是，我党我国已经总结接受了许许多多经验教训，使我们重新行进在健康大道上，前途无限光明，但我个人以为历史经验教训太多了，太深刻了，我们还没有完全地彻底地予以总结。这个工作应该继续进行下去。”“是彻底总结的时候了，纠正它更好地前进，仍是一个艰难的长过程。”

基于杜先生的真知灼见，我把上述摘引的字句作为对《一滴水珠的故事》的读后感之一。

（五）

本书多处说到“过粮食关”，描述了农民群众对公共食堂下放的歌颂。农民在自留地种下了蔬菜和早熟的土豆、荞麦甚至用野菜，拌合从公共食堂打来的稀饭，度过了“粮食关”。但是，为数不少的人却没有能过这一关而饿死。这是从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开始，把这种困难归罪于苏修的破坏和自然灾害，并广泛传颂伟大领袖毛主席几个月不吃肉，朱总司令挖野菜与百姓共度难关的故事，使人感动。

后来，听说当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在7000人大会上说过，“饿死人是要写进历史的”，但却没有看到正史上有这类记载，只是把“三年自然灾害”改成了“三年困难时期”，偶尔看到一些零星的数字和说法。如“河南信阳1960年有九个县死亡率超过10%”^①又如，曾任贵州省粮食厅厅长的王民山，记述他于1961年3月去安顺了解灾情，安顺地委书记告诉他全地区已死一万多人。“第二天到蔡官公社调查，这里死亡人数已有二千六百多人，还有浮肿二千多人”。旧州公社拉岩小队，132户，已死去122人，有6户死绝，浮肿人数200余人，逐户看了后粗略统计，全家躺倒69户……。全省在三年困难时期“贵州死人达150万。”^②另外，有种说法是全国死人3000万。

当时，人们特别是农民都相信：“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

桥梁”，通过人民公社的桥梁，很快就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报纸上、广播上天天放“卫星”，一亩地可产粮食 20 万斤，粮食堆成山，农民几年不种地也吃不完，公社食堂里吃饭不要钱，走到那里吃到那里……突然一天，被吹得多得不得了粮食从纸上消失了，全国上下都在过“粮食关”。老百姓深信不疑的“社会主义不会让人饿死”的保证也失效了。

对于这场灾难，它是怎样出现的，它到底造成多大影响，很少人谈论。大家都有抱着向前看的态度，对这次建国以来的重大失误不去认真总结，也就谈不是如何接受教训。实际上，人们从现实生活中仍然可以看到它的影响。有这样一副对联，上联是“上级压下级，层层加码，马到成功”，下联是“下级骗上级，层层掺水，水到渠成”。横批是“数字出官，官出数字”。这和 40 多年前的浮夸风，何其相似。

值得庆幸的是，敬爱的邓小平同志拨正了航向，及时取消了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纲领，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科学地认定中国的国情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摒弃了急于求成穷过渡和以抓阶级斗争来促生产力发展的错误做法，探索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倡导“依法治国”、“以德治国”和“科教兴国”，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党和国家的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党的十六大的召开，为带领全国人民奔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了保证。对此，人们有理由相信，作者期望的“瞻望前程，充满光明，我们的后代会过幸福生活”的愿望，一定会实现。

注：（1）见《世纪桥》2001 年第 5 期第 50 页。

（2）见《贵阳党史》2002 年第 1 期第 33 页。

（作者为贵州省史学会近现代史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会长）

目 录

一滴水珠的故事——(代序).....	朱崇演(1)
楔 子.....	(1)
上篇 童年、青年.....	(10)
参军解放西藏	(27)
转业地方工作	(44)
中篇 谭茵日记	(54)
下篇 在农村的广阔天地.....	(134)
解教归田.....	(134)
农村记分员.....	(147)
躬耕田园.....	(156)
附 录： 四十多年前的一段往事	蔡登骐(181)
后 记	(185)

楔 子

1979年，外国一些政治社会评论家说：“这一年是中国的平反年。”

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取得政权后，大规模的公开报道，十年文化大革命中造成冤、假、错案这一事实。并还延伸说：“冤案、错案、假案、不管什么时候搞的一经发现都要改正。”

这是邓小平经过三上三下磨难，重新执政为中国人民作的一件大好事情。

1978年月12月23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结束，就决定全面复查和平反一切冤假错案。这是执政者在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的现实政治生活中，采取的一项有力措施。是顺民心，合民意的事情，它刺激社会的肌体，带动社会活力，清除社会滞呆麻痹沉沦徘徊不定的情绪。给大地带来了春风抚慰，恢复生机，增添活力，人性觉醒，社会将朝着公正、公平方向前进。

这年同时也在贯彻执行落实1978年9月7日，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的名序，拟出了《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中央于1978年9月17日以当年“五十五号文件”向全党转发了这个方案。

在这股春风浩荡的抚慰下，使全国于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五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六人得改正。

我在这里记述的故事，是几十万人中的一人，是一个普通知识分子被错划为右派的历史事实。也在今天这股春风浩荡抚遍中，

一个四口之家，经过二十二年的分离，七千九百多个苦难日子历程的洗礼终于在林平的家乡贵阳团聚了。

二十二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不过是刹那间的事，但从一个人短暂的生命过程中，这正是时序中美好的芳香的青春岁月，青春年少，身体和心灵充满旺盛的活力，在正常的情况中该作多少事情！那七千九百多个日子，就是一天栽一棵树，也该是枝叶繁茂郁郁葱葱的一片绿色森林。

但林平这个家却在苦雨凄风中，坎坷不平的道路上爬行。好在这对夫妇没有丧失“生”的信心。就是处于绝境，到了“鬼门关”地步也没有断活在“阳间”的这口气，又支撑爬起来，相濡以沫，相互鼓励。在不幸生活中要“生存”下来，相信自己是“无辜的受害人”。总会有水清石现，还清白之身之日。从1957年到1979年经过漫长二十二年的岁月，终于给他们盼来了、迎来了。

今天，这家人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神情。因为他们接到中国共产党四川省峨眉县委员会《关于改正林平同志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通知》和峨嵋县人民法院刑庭裁定书。

全文如下：

中国共产党峨嵋县委员会(通知)

文教局党支部：

遵照中共中央(1978)55号文件精神研究，同意关于改正林平同志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报告。

林平同志系错划为右派分子。“文学学习小组”不应定为反党集团，应予更正。

撤销原行政处分决定，恢复工职，恢复原工资级别行政22级。从1978年10月起计发，撤销原判，宣告无罪，恢复名誉。对其家

属子女所在单位，由你们发出证明材料，家属子女档案中有关右派材料按规定处理。

中国共产党峨嵋县委员会
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日

峨嵋县人民法院刑庭裁定书

峨法刑复字[79]第26号

申诉人林平男 52 岁，贵州省贵阳市人家庭出身小土地出租，个人成分学生，现在贵阳市乌当区当农民。1958 年 4 月 19 日，由峨嵋县人民法院刑事第 157 号对林平反革命破坏活动罪行，判处管制四年，并剥夺政治权利，送劳动教养。现经我院复审终结查明林平在解放前任贵阳力报报社助理编辑、小春秋报社、大刚报和新世界报记者，已在 1956 年审干中结论为本人交待清楚。林平在 1957 年经过请示组织批准成立“业余文学学习小组”。整风鸣放中说了一些错话和错误议论没有构成犯罪，为此特裁定如下：

一、撤消 1958 年 4 月 19 日对林平的判决。

二、对林平宣告无罪。

二十二年前林平正当青年，他 1949 年从重庆南泉新闻专科学校毕业，同年 12 月在贵阳投考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兵团办的“新闻文艺干部训练班”学习。1950 年 5 月分配到十八军解放西藏，后转业地方工作，不幸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送劳动教养，修过铁路，架过桥梁。1962 年摘帽解教回家当农民 17 年。

一个完整和谐的家庭，就因为上述两桩无稽的事，被迫分居 22 年，一在天涯，一在海角。